

“最美外交官”傅瑩：我在英國女王家做客

文章來源:大外交智庫 GDYT



位于倫敦以西大約 35 公里的溫莎城堡，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行政官邸之一，也被稱為當今世界有人居住的最大宮廷城堡之一。2009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，我和先生郝時遠應邀到溫莎城堡做客和過夜。

邀請各界人士到溫莎城堡做客是女王回饋社會的方式之一。她喜歡和不同領域的人交往，不定期小範圍地邀請各行各業人士來城堡喝茶、餐叙，英國政界、商界和科學家、文化人士乃至外國領導人和使節等，都在她的邀請之列。

這次應邀來溫莎城堡的有 21 位客人，包括 9 對夫婦和 3 位單身男士。主賓是馬爾代夫總統夫婦，我和老郝來自中國，還有澳大利亞駐英國高級專員(High Commissioner for Australia)約翰·達特(John Dauth)，以及其他來自英國商界和文化教育等領域的知名人士。陪同女王的不僅有愛丁堡公爵和王子、公主，還有幾位王室高官。

邀請函是提前郵寄來的，里面的附件中詳細列出各項安排，對每場活動的時間、地點和着裝要求均有具體說明：客人在 16:00 之後抵達溫莎城堡，17:00 出席與女王見面的下午茶，19:30 出席女王夫婦舉行的晚宴，餐後在女王的引導下參觀城堡和王室圖書館，第二天 9:00 早餐。之後客人們就可以打道回府了。

女王在溫莎城堡時懸挂女王旗 / 女王不在城堡時懸挂英國國旗

儘管在溫莎城堡停留時間不到 24 個小時，但是考慮到各場活動需要更換的衣服，我們兩個人帶了一個大旅行箱，顯得有點兒興師動衆。



入住溫莎城堡

從倫敦出發到溫莎小鎮有一個多小時車程。溫莎城堡全年向遊客開放，當日女王是否在城堡，可以依據懸挂的旗幟判斷。16:00 以後遊客停止入場，因此客人抵達時間安排很穩妥，我們的車來到城堡前門時，已經沒有遊客了。我曾多次參觀溫莎城堡，但是乘車進入城堡內院還是第一次。汽車直抵位于角樓下的拱門門口，有管家引導我們進門後走樓梯上到二層。根據請柬附件的說明，分配給我和老郝的客房是愛德華三世塔 257 號套房 (257 Edward III Tower)。

一男一女兩位侍者在套房門口等候，他們迎上前來介紹了自己的名字和職務，男侍者弗雷澤·馬爾頓-湯馬斯 (Fraser Marlton-Thomas) 負責照顧老郝，女侍者喬安妮·德莫特(Joanne Dermott) 負責照顧我。弗雷澤幫忙把行李搬到房間，他們兩位就像與我們一直相熟似的，顯得毫無陌生意，直接開箱整理衣物。老郝有點兒不習慣，連連推辭，說“我們可以自己來”，兩位侍者客氣地站到一邊，等着看我們有什麼需要熨燙的衣服。其實，出門之前我們做了充分準備，旅途時間又不長，衣服沒有太多褶皺，但是弗雷澤還是把老郝的兩套衣服挂在了門外，準備拿去打理一下。

這是一個老式套房，一條長走廊連接着客廳、臥室和其他房間，面積都不大，彼此獨立。客廳和臥室用小碎花牆紙裝飾，有大花布窗簾，房間顯得溫暖和舒適。臥室憨實的木質床上鋪着白色亞麻布臥具，圍着白紗幔帳，與臥室相連

的盥洗室和浴室里的各種設備也是老式的，但是靈活好用。還有單獨的書房，書桌上擺着古樸的小檯燈，小書架上有許多小說，還有字典。我想找一本書來看，拿起來時發現這些書的紙張都發軟了，應是被人們反復翻看過，有一定年頭了。走廊盡頭還有房間。兩位侍者向我們詳細介紹房間設施的使用方法。之後，弗雷澤請老郝去走廊深處的房間看看，示意我留步。

我獨自等了一會兒，不見二人回來，就走過去看個究竟。原來走廊盡頭是一間小小的臥室，有一張單人床和床頭櫃，裝飾得很溫馨。弗雷澤正跟老郝解釋着什麼，兩個人說不太通，急得有點面色發紅，見到我，弗雷澤反而不好意思了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。

我說：“我們之間沒有什麼秘密，想對他說什麼，就告訴我吧。”小伙子臉更紅了，嘟囔着說：“我只是想告訴他，如果你們夜里吵了架，先生可以過來睡在這里。”就住一晚上，我們為什麼偏要在這個時候吵架呢？或許曾經有這樣的先例和需求吧。如此說來，這間臥室真是個既周到又可愛的“秘密去處”。



下午茶和晚宴

傍晚 17:00 是溫莎城堡之行的第一場活動，日程上注明的標題是“與女王一起喝下午茶”，副標題是“相互結識”。這是主人細心周到的考慮——女王先在一個輕鬆的環境中歡迎大家，也讓客人們彼此認識一下，同時可以對城堡接待環境的溫度有所瞭解，不至於晚宴時穿錯衣服。要知道，英國的春末天氣仍然比較陰冷，城堡里的房間更不會暖和到哪兒去。在我看來，外交場合服裝的保暖性非常重要，畢竟服飾是為出席場合服務的，而場合的內容才是出席的目的。如果只考慮形象，讓自己凍得瑟瑟發抖，在活動中會感覺不自在。

從倫敦來溫莎城堡的路上，根據請柬說明中的提示，我們穿的是旅途便裝。老郝上身穿的是藏藍色商務休閒西裝(Blazer)，里面是細格子襯衣，搭卡其布褲子、棕色便裝皮鞋。我穿了一套灰色西裝套褲，加風衣和一條暖和的圍巾，平底皮鞋。我們選擇的裝束考慮到了去郊外做客的性質。

出席下午茶時，請柬上注明的着裝要求是 Lounge Suit，也就是商務套裝，相應的女裝可以是西裝套裙，或者是及膝連衣裙。我換上了一件

短上衣加傘裙，內搭羊絨小坎兒，通常去政府部門辦事會採用這樣的裝束。

女士穿套裝容易顯得刻板，尤其因為套裝通常顏色偏暗，因此我更重視內搭顏色的選擇，例如，穿黑色或者藏藍色的西服套裝，我會選擇顏色跳一點的絲質襯衣，或者粉色、寶藍色羊絨內搭。女士穿套裝，上衣釦子最好不要全部系上，否則看上去像被包裹起來，顯得刻板。所以，買西服套裝時上衣可以以小一碼，無論搭裙子還是褲子，都適合成開穿。

王宮待客的大廳天花板很高，牆壁上的貼紙多是鑲金帶銀的重調裝飾，窗簾採用絲絨質地。在這種環境下，女士服裝的顏色不太好選擇，顏色太深，處于穿着深色西裝的男士當中會被淹沒；而顏色太亮，又容易被牆紙、窗簾的裝飾環境所“吞沒”。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位身着綠色長裙的女士走進一間以綠色為軟裝色調的

房間會是什麼效果。

根據請柬說明，下午茶的地點在“綠廳”，顧名思義，廳里的傢俱陳設以綠色為基調。我的上身是黑白圖案的中式立領短款上衣，下面搭黑色裙子，這是既不會撞色又有特點的保險之選。這件在北京商店買到的上衣只有單件，在國內選擇女士服裝時，許多理想的正裝上衣都是單件，下裝的搭配往往讓人很費腦筋。還好，我在另一家商場碰到一條硬真絲質地的黑色傘裙，長度過膝，基本上是百搭，但凡緊身一點兒的短款上衣都可以與之完美搭配。

我先生老郝穿了一件淺藍色的“中華小立領”上衣，搭深灰色毛料長褲。這件上衣是我們在呼和浩特老家逛商店時買到的，是他應付各種口裝場合的主打服裝。

根據喬安妮的提示，我們提前 10 分鐘從套房走出來，沿着長廊往前走。記得看過關於溫莎城堡的紀錄片，從空中俯瞰，溫莎王宮是一個“回”字形建築群，現在走在里面，我大致能感覺到自己處於城堡的哪個位置。高大的花崗岩走廊，左邊一側是窗戶，面向城堡天井的草坪，

右邊一側是一個個套房或者大廳。

走到走廊的盡頭，拐過彎兒，就看到不遠處一間大廳的門敞開着，里面的牆面、窗簾和沙發裝飾都是淡綠色的。已經有幾位客人先到了，男士都穿着西裝，打了領帶，但不是那種正式的深色西裝，有的人穿的是條紋雙排扣西裝，有的則選擇了棕色或者灰色西裝，帶有一種輕鬆的氣氛。女士們衣着也都簡單得體，有的人穿的是連衣裙，有的人與我一樣，是套裙。大家手中端着茶杯隨意地站着，小桌子上有茶點。我們進去後與已經在里面的其他客人們相互握手和交換名片，我除了與澳大利亞高專相熟，還遇到幾位熟人，例如英國《每日電訊報》的共同所有者大衛·巴克萊(David Barclay)爵士和弗雷德里克·巴克萊(Frederick Barclay)爵士也在客人之列，他們是雙胞胎兄弟，與他們的夫人都是初次見面。大家彼此介紹，簡單寒暄，看起來都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。女王的幾位女侍官也提前來了，我與她們見過面，這次能有更多時間交流，也是難得。

不一會兒，五只毛茸茸的柯基犬出現在門口，它們的小短腿擦着厚厚的地毯，像五個毛球似的，嘟嘟嘟地“滾”了進來，十分可愛。女王的寵物是柯基犬，關於這方面的故事在英國社會廣為流傳，見到這支傳說中的“先導隊”來了，就知道女王要駕到了。柯基犬在人們腳下蹭來蹭去，大家都去逗它們。

果然，女王出現了，她穿了一身孔雀藍色稍微有點顯舊的西裝套裙，手臂上搭着樣式經久不變的黑色小方包。顯然她與邀請來的每位客人都是認識的，握手時會聊到一些彼此關心或者剛剛發生的事情。因為客人不多，又是在自己家中，女王這次沒有戴手套，和善地挨個與賓客交談。走到我和老郝面前時，她尤其對老郝能來格外表達了歡迎。對於我們這些外交官家庭聚少離多，女王顯然是瞭解和同情的。我們向女王贈送了禮物。

外交禮品的選擇一向是難題，更何況是在女王的家里送禮。我在使館的禮品庫里轉了幾圈一籌莫展，複製品瓷瓶和軸畫都不合適，最後想到女王喜歡收藏書，就買了一套英國漢學家大衛·霍克斯(David Hawkes)翻譯的英文版《紅樓夢》，希望能為女王的圖書館增添內容。

與楊憲益、戴乃迭的譯本相比，霍克斯的翻譯更多反映了從英國文化角度對《紅樓夢》的理解，比較容易被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理解。例如，楊譯本中人名一律



音譯，而在霍克斯的譯本中採用了有點引申的意譯，“襲人”被譯為 Aroma(芳香)，“晴雯”被譯為 Skybright(晴空)，既符合字面意思，又表達了中文里的象徵意義。又如，寶玉住的怡紅院在楊譯本中是 Happy Red Court (快樂的紅色庭院)，在霍克斯譯本中是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(綠色的喜悅之屋)，因為英文語境下的“綠”和中國文化中的“紅”表達着相似的喜慶意味。最有意思的是，瀟湘館譯成 Naiad's House(仙女之家)——naiad 是“水中仙女”的意思，看起來，霍克斯是根據瀟湘斑竹和湘江瀟水的典故而意譯的。

我拿出這套書來，向女王簡單介紹了一下《紅樓夢》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和影響，也講到我與譯者霍克斯的交往和他對中英文化交流的重大貢獻，女王顯然很感興趣。

三四十分鐘之後，下午茶結束了。女王告辭，大家各自回到房間，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，可以休整一下，為出席晚宴做準備。

根據請柬說明，晚宴的着裝要求是“Black Tie”，即黑領結禮服，同時這又是一場家宴，似乎不必像在國事活動上那麼隆重。我選擇了一件垂感很好的無袖黑色絲絨旗袍，胸襟上有一點玫紅色的綉花。這件旗袍是 20 世紀 90 年代末在北京一家新創建的中式品牌店買的，傳統的版型，陪伴我多年。考慮到晚宴之後要參觀城堡，我沒有選擇太高跟的鞋。為了保暖，我備了一條新的米色羊絨圍巾。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好的羊絨都產自內蒙古，身為內蒙古人，我“近水樓台先得月”，這些年積攢了不少羊絨圍巾。但是羊絨有生命週期，用久了會起球，需要經常打理，所以我總會留存一條新的羊絨圍巾，只在重要場合用。米色水波紋的羊絨圍巾在夜晚燈光照耀下，反映出柔和的光澤，為禮服添色不少。

出于禮貌，我們提前 10 分鐘抵達宴會廳。這天晚上，女王再次出現在我們面前時，已經換上了一件長袖的米色絲質長裙，比她在儀式活動中穿的禮服要輕盈和簡約許多，蓬鬆的裙擺剛好蓋過腳踝，既不會拖到地面上，又能遮住腳尖。她肩上挎了一個金屬鏈子的米色絲質晚裝包，雖然樣式古舊，但是與這身晚裝長裙搭配妥帖。女王氣色很好，雍容平和，臉上一直帶着微笑，看上去既不失威嚴，又保持着女主人的優雅和家宴的友善。與平日公眾形象不同的是，她像鄰家奶奶似的，整晚都戴着一副玳瑁色的粗框眼鏡。

宴會廳不大，寬闊的餐桌剛好可以隔開各自的談話，同時又能讓賓主都在彼此的視線之內。長餐桌的兩側各坐了 15 個人。女王坐在背對門的中間位置上，愛丁堡公爵坐在她的對面，其他賓、主分坐在他們兩側，安德魯王子和安妮公主分別坐在女王一側的左邊和右邊，間隔兩到三位客人。我被安排在公爵右手一側的主賓位置上，老郝與我在同一邊的左側，間隔了幾位其他客人。從位置的安排可以看出，女王和家人能分別

關照到長桌的各個角落，對每位客人鄰桌的安排也都儘量照顧到了談話的興趣和領域。餐桌的吊燈挂得很低，光線柔和，桌子中間擺着銀飾和燭台，銀盤上的干、鮮水果既是裝飾，也是最後一道甜點的佐食。

在之前的準備工作中，我已經從請柬附件的座次圖中瞭解到自己將坐在愛丁堡公爵旁邊，於是提前研究了他的關注和喜好，考慮應該與他談些什麼。晚餐是溫莎之夜的中心活動，也是我做工作的主要時機。如果希望在餐桌上通過交談讓對方和自己都有所收穫，那麼，準備談資是必須做的功課，有備而來才能避免泛泛而談，錯過交流的難得機會。

不過我發現，對方所擅長和喜好的事，比如帆船、馬球、駕車等，我都不懂。談論國際形勢呢？從媒體對他的報道來看，預期交談起來也不會那麼容易。我廣泛地瀏覽了一下近期中國國內最新動態和數據，同時準備了幾個也許能與他拉近距離的話題，比如旅行、美食，不過更多只能寄希望於臨場的思想碰撞和發揮了。

(接下頁)

